



丛书主编：柳鸣九
名誉主编：陈众议 许钧
本辑编委：余中先

园圃之乐

Freude
am
Garten

Hermann Hesse

[德]

赫尔曼·黑塞

著

韩耀成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丛书主编：柳鸣九
名誉主编：陈众议 许钧
本辑编委：余中先

园圃之乐

Hermann Hesse

[德]

赫尔曼·黑塞

著

韩耀成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园圃之乐 / (德) 赫尔曼·黑塞著; 韩耀成译. —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9. 6

ISBN 978-7-5117-3550-8

- I. ①园…
- II. ①赫… ②韩…
- III. ①散文集—德国—现代
- IV. ①I51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84633 号

园圃之乐

出 版 人: 葛海彦

出版统筹: 贾宇琰

策划编辑: 贾宇琰 王 琳

责任编辑: 王 琳

责任印制: 刘 慧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41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46 (馆配部)

传 真: (010) 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时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56 千字

印 张: 7.875

版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5626985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 55626985

目录

丛书总序·····	001
译者序 精神圆梦·····	003
田园春讯·····	017
九月·····	024
童年的花园·····	025
青春花园·····	029
外在世界的内心世界·····	030
致胞弟·····	032
博登湖畔·····	033
花的生命·····	035
暴风雨之后·····	037
花儿也不能·····	038

龙胆花·····	039
薄暮中的白玫瑰·····	040
石竹花·····	041
花香·····	042
风信子的花香·····	042
石竹的花香·····	042
紫罗兰的花香·····	043
木犀草的花香·····	043
茉莉的花香·····	044
水仙的花香·····	044
玫瑰的花香·····	045
天芥菜的花香·····	045
最早的花·····	046
草地卧躺·····	047
树木礼赞·····	049
告别博登湖·····	052
蓝蝴蝶·····	059

修剪过的栎树·····	060
老园·····	061
衰老树·····	063
日记·····	070
丢失的折刀·····	072
晚夏·····	078
对照·····	080
花枝·····	085
百日草·····	086
初秋·····	091
夏秋之际·····	092
浇花·····	093
为一小块土地尽责·····	100
园圃时刻·····	106
桃树·····	135
满树桃花·····	140

园丁的梦·····	141
退化·····	143
耶稣受难日·····	149
日记一则·····	151
“如同失落的故乡”——黑塞信函中的园圃情思 ·····	156
狮子的哀诉·····	160
致友人书信中的园事记趣·····	162
千年之前·····	171



叙 事 作 品

梦中之屋·····	175
鸢尾花·····	206

丛书总序

余中先

自古以来，人类大抵是敬畏自然的，视自然为至高无上的神的某种产物。而自欧洲文艺复兴兴起，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潮开始质疑万能的造物主，尝试让思想摆脱神权的束缚。同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了大规模建设现代工业社会的条件和实践。然而，现代社会的急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人与自然关系的某些变化，人类不甘心于再跟早先一样敬畏自然，而要征服自然。一些有识之士则看得更透更远，他们认识到工业化与现代社会带来的种种弊病，如生态的被破坏，劳动者被机器奴役，人的某种异化，等等，更期望从某种形式的征服自然走向顺应自然，建立人与自然的一种新的和谐关系。

从西方文学来看，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历来是各种文学中一个具有永恒探讨价值的主题。自人文主义与启蒙思潮以降，一些作家的笔下大量展示出绿色的自然界：他们“漫步”于种种的“乌托邦”，种种引人入胜的“湖畔”，他们寄情于“园圃”或“磨坊”，他们“遐想”中的理想国不存在人与人、

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或矛盾，也没有喧嚣的城市生活或可恶的工业污染，在那里，人类真正到达了一种理想的境界，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了一种完美的融合。

可喜的是，当今，许多作家的作品已经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征服和统治自然观、发展至上论、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等思想观念，对破坏生态平衡的所谓自然改造等诸多思想、文化、社会现象提出了严厉批判。甚至，还出现了一类专门以生态思想和生态视角为特点的文学。早先，描写自然的文学大都把自然仅仅当作符号、手段、对应物等，来抒发、表现、暗示、象征人的内心和人格特征。而新一类的生态文学，则从根本上反对纯功利地、纯工具化地对待自然，它更重视人对自然的义务，把人对自然的责任作为作品的主要伦理取向。这样的作品或向往神话时代初民们的生存状态，或羡慕所谓未开化民族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的宇宙观，或描写身体力行地隐居于自然山水之中的现代人，总之一句话：回归自然，走向绿色。

这种对绿色的追求和理想，既反映出了人在自然中和社会中的主体意识，也考虑到了人在自然世界中的种种局限；既符合人性的本能需要，又有助于人类的生活朝向健康合理的发展方向；因而，是一种更为完整意识上的“人文主义”。它前所未有的认识到了人在宇宙中的有限地位，以及“有所作为”与“有所不为”的相对努力程度。

但愿本集“小绿书”能为这一类文学增添文学史上经典作家的几个样本。更期望以绿色为特色的文学伴随人类在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走向新的历程。

精神圆梦

韩耀成

对一个未达成的夙愿之补偿

黑塞在他的童话小说《鸢尾花》中说：“所有的孩子都有这样的感觉，尽管感受的强烈和细润程度因人而异，很多人早在学习第一个字母之前就把这一切忘掉了，好像从未有过这种感觉一样；另一些人童年的秘密还保留很长时间，其残留部分和回响一直伴着他们直到白发苍苍的耄耋之年和心力交瘁、身体孱弱的风烛残年。”人的一生中会有各种各样的梦，尤其是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梦或者说愿望，多数人越是年迈，这些梦的反响也越强烈。我的童年是在浙北山区度过的，那时有两个梦：游览雁荡山和莫干山。前者是因为看过一出京剧武打戏《雁荡山》，一心想去探访山中的响马；后者是因为莫干山风光旖旎，是风云际会之处，又有名人墓

地。这两个愿望均于垂暮之年先后达成。青年时代我又有了一个新梦：翻译《少年维特的烦恼》。此梦的缘起，是一年暑假期间，我卧躺在北大未名湖畔浓荫覆盖的草坪上诵读《维特》。维特和绿蒂的爱情悲剧令我感叹，书中对大自然的描绘令人神往。那时我萌生了翻译《维特》的愿望。几十年之后，终于在生活奔波和事务羁绊的缝隙中，挤出时间译出了这部名著，实现了心中的夙愿。

还有一个园丁梦延续的时间更长，它萌发于童年，经少年、青壮年，到暮年，伴随了我的一生。我成长在山区，整天与竹木、果树、花草为伍。种种儿时记趣一直珍藏于心。我常常静观雨后春笋的露头和生长——其实，这是肉眼无法察觉的景象，一般要用延时拍摄或定格拍摄才能显示；又如，多少个除夕之夜，坐在古银杏树下翘首期待奇花一闪，以期能交好运——其实，这是乡间传说，虽然银杏开花确实是在夜深人静时，但并非在除夕，它也和昙花一样短暂，银杏开花同样也是肉眼观察不到的。在屋前的梅园里，我知道，哪些棵的青梅甜润，哪些棵的梅子酸涩；我也曾在栗树的枝桠上搭上木板，和玩伴夜宿其上，树下拢一堆暗火，将带刺的壳斗埋于其中，待到栗子烤熟时，香气四溢，令人垂涎；我也不时为果树培土，为花木剪枝。我的心与大自然息息相通，大自然的和谐、宁静与妩媚融入了我的灵魂。高中毕业时，曾想报考园艺专业，只因我所倾慕的那所大学没有园艺专业而作罢。就这样，我改道外国文学。职业变了，但园丁梦未曾须臾消失。如今已是耄耋之年，可以肯定地说，伴我一生

的这个心愿是不可能实现了。正在这时，受邀翻译黑塞的《园圃之乐》。黑塞的这本描写花木生涯、园圃之趣、园圃之乐的诗文合集，对我来说不啻是他乡遇故知，黑塞对简朴、宁静、淡雅的田园生活的留恋，对大自然的倾情，也引起我的共鸣。我把翻译《园圃之乐》视作精神圆梦，是对自己未达成的夙愿之补偿。

走出痛苦和迷惘， 跨越危机四伏的坎坷人生

赫尔曼·黑塞 1877 年 7 月 2 日出生于德国施瓦本的小城卡尔夫市，父亲是传教士。1891 年黑塞考入毛尔布隆神学院，翌年即逃离学校。随后又因神经衰弱自杀未遂，被送入精神疗养院。不久，在埃斯林根当书店学徒，三日后就逃走。此后，直至 1903 年，他先后在图宾根和瑞士的巴塞尔当书店店员，期间阅读了大量文学书籍，并开始写诗，发表并出版了一些作品。由此可见，从少年时期开始，黑塞的生活就很纠结，问题连连。尽管如此，童年生活在作家心里还是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1904 年，黑塞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彼得·卡门青》出版，由此一举成名。同年他跟比他大九岁的钢琴家玛丽·贝尔奴丽结婚，生了三个儿子。婚后，黑塞就从巴塞尔迁往博登湖

畔的渔村盖恩霍芬，租住一所农舍，三年后（1907）他盖了一幢新居，并建造了自己的第一个园圃。闲时他侍花弄草，过着远离城市、融入大自然的简朴生活，度过一段温馨、幸福的时日。此后他数次迁居，更换住所。

1912年，黑塞从锡兰和印度尼西亚旅行回来之后，便卖掉盖恩霍芬的房子，重新迁回瑞士，租住伯尔尼郊外的一所别墅。这里远离市区，静谧，美丽，具有乡土气息。但是优美的环境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运，相反，在一个个打击下，他心力交瘁，陷入危机。迁居伯尔尼前后，黑塞的家庭生活就出现了僵局，与妻子玛丽关系紧张。两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打破了黑塞平静的田园生活。在民族沙文主义的蛊惑下，德国知识分子大多处于战争狂热之中，与此相对，黑塞发表反战文章。他还在战俘照看处工作，并参与编辑供战俘阅读的报刊。这期间，他不仅工作过度紧张，健康和状况也令人担忧：父亲去世、幼子患重病、妻子精神病恶化住院、他自己神经衰弱症也日趋严重，不得不在疗养院接受精神分析治疗。同时，一家人的生活也陷入困境，金钱短缺，疾病缠身，面临的是孤单和绝望。

战争结束，噩梦过去，黑塞开始了全新的生活。1919年，他与妻子正式分居，孩子寄于他处。这时，他已是孑然一身，不久就离开伯尔尼，迁至卢加诺湖畔蒙塔纽拉村的卡穆奇公寓，专心创作，并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过黑塞的生活十分艰苦，稿费因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而变得微不足道，

全部家产就是随身带来的书籍、衣服和写字桌，他成了一个“穷困潦倒的小文人”，秋天有时只能从树林里找些栗子果腹。

1923年，黑塞和分居的妻子玛丽正式离婚。这一年他加入了瑞士国籍。同时，他的坐骨神经痛及风湿病加重，常去苏黎世附近的巴登温泉疗养。

黑塞的第二任妻子璐特·文格尔比他小二十岁，两人于1924年结婚。婚后不久就分居，并于三年后（1927）离婚。

1931年黑塞同妮依·多尔宾喜结良缘，开始了他的第三次婚姻。在苏黎世一位朋友的资助下，他在蒙塔纽拉近处再次兴建了一栋自己的房子，重新营造一个自己的园圃。在法西斯横行的年代，黑塞全力筹措救济资金，帮助被迫害的难民，给他们提供栖身之处、经济资助，或给以咨询或实际帮助，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黑塞被纳粹列入不受欢迎的作家名单。

在创作方面，黑塞在《彼得·卡门青》（1904）之后，《格特鲁德》（1910）、《罗斯哈尔德》（1914）、《德米安》（1919）、《悉达多》（1922）、《荒原狼》（1927）等佳作先后问世，令世界文坛瞩目。1943年作家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玻璃球游戏》出版，1946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但黑塞因病而未能亲临颁奖会场。

黑塞晚年因关节病的发展并发肌腱萎缩，青年时代罹患的眼疾又日趋严重，长时间阅读和伏案工作会导致眼球括约肌痉挛和颜面神经痛。因此他就以画画和做一些园艺劳动来

进行调整，以缓解眼疾和头疼的折磨。

1962年8月8日晚，黑塞听了一首莫扎特的钢琴曲，上床后，像往常一样，妻子给他朗读，第二天早上，他竟因脑溢血与世长辞。

“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融

黑塞的挚友、德国作家胡果·巴尔称他为“德国浪漫派最后一位骑士”。确实，黑塞在艺术上深受浪漫主义的浸润，彷徨、漂泊、孤独、对回归乡村回归自然的渴望等这些弥漫着浪漫主义气息的主题是他作品的基调。何谓漂泊？漂泊是因为心灵找不到归宿，找不到精神家园，于是走出家园，到外部世界去寻找心灵的故乡。但漂泊并非“想逃避苦难。它是对故乡的渴念，对母亲记忆的渴念，是对生活新状况的希冀”，最终漂泊仍然“引导你回家。每条路都通往家中”。

黑塞热爱大自然，厌倦都市文明，一生都在追求“还乡”的终极答案。家园的失落是还乡的诱因。战争和工业化进程，迫使人类失去家园，失去自我。然而何处是故乡？——在自然中找回自我，找回失落的故乡。黑塞的作品如《罗斯哈尔德》《彼得·卡门青》中的主人公，最后还是重返家乡，再次投入大自然的怀抱而找回了自我；有的一生都在寻找，像《鳶尾花》中主人公苦苦寻求人生的真谛，寻找故乡，经过无数

探索，最终抛弃世俗的一切，走进鸢尾花蓝色的花萼，回到了故乡；有的如荒原狼哈利则永远失去了家园；有的则在生命的往复轮回中融入自然……

人与自然是中外文学的一个永恒的母题。早在18世纪中叶，卢梭目睹私有制产生以来，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压抑了人的发展，人的贪婪和欲望使人逐渐背离了自然、朴质和美好的本性。他将自然视作人的原始故乡，呼吁“顺乎自然”，“回归自然”。他的小说《爱弥儿》把主人公置于大自然之中，让他在劳动和实践中增长才干，努力将他培养成具有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具有民主意识的新人。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作家接过卢梭“回归自然”的口号，提倡投入自然的怀抱，向往合乎自然的社会制度。那时，“自然”是一个热门话题。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的主人公维特对自然有着特殊的敏感，他的人生体验和大自然互相交织，融为一体，称自己是自然的儿子和朋友。

人与自然这个文学母题，其理念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内涵。黑塞一生钟情山水，流连乡村，亲近自然，并将自己融入自然。无论是“童年的花园”里欣欣向荣的大自然在他心里留下的深深印痕，还是在博登湖畔渔村所享受的园圃之乐，或是伯尔尼郊外的乡村别墅，卢加诺湖畔蒙塔纽拉的公寓，还是在最后的新居，都有供他劳作的园圃和独具特色的风景，使他陶醉在绚丽多姿的大自然之中，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黑塞还从东方文化中的儒道思想以及印度的“禅”文化中汲取养分，因而他的自然观融合着东西方的文化特征，追

求“天人合一”的境界，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融。“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其内涵随时代进程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今日，“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本质相通，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园圃之乐》表达的热爱生命、热爱大自然、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理念正是“天人合一”的体现。

提起黑塞，人们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和王维。

陶渊明高风亮节，“不为五斗米折腰”；黑塞在德国纳粹势力猖獗之时，于1930年毅然退出普鲁士艺术科学院。陶渊明“归田”之后，过着躬耕隐居的生活，复归自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黑塞则在博登湖畔渔村的园圃里眺望远处耸立的康斯坦茨大教堂的钟塔；在伯尔尼郊外乡村别墅的阳台上纵览远方高山上郁郁葱葱的片片森林，连绵的山峦和阿尔卑斯山脉的群峰；在卢加诺湖畔的公寓园圃里，劳作间歇，眺望远处色彩斑斓、悠远恍惚的云山雪岭……

黑塞有一册《园圃之乐》，王维退隐辋川，营造了别墅，遁迹山林，写了一组六言绝句《田园乐》（也题作《辋川六言》）。组诗展示了辋川田园生活与自然景致，表现了诗人与大自然相亲相近的无穷乐趣：“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花落家僮未扫，莺啼山客犹眠。”（其六）。黑塞和王维一样，也是多才多艺，作品“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黑塞也是一位出色的画家，这本《园圃之乐》中的插图，绝大部分